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 名著必读

泰戈尔诗选

吴 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



名著必读

泰戈尔诗选

吴 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诗选/(印度)泰戈尔著;吴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6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名著必读)

ISBN 7-5327-2556-1

I. 泰... II. ①泰...②吴... III. 诗歌—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837 号

本书根据 MacMillan & Co. 1916 年版“Gitanjali and Fruit-Gathering”,
1921 年版“The Fugitive”, “Lover’s Gift and Crossing”,
1928 年版“Fireflies”等书译出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吴 岩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8,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册

ISBN7-5327-2556-1/I·1487

定价: 11.80 元



译者序

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Raf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他1861年5月7日出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他的祖父生活豪华,又乐善好施,成了商业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生活简朴纯洁,人称“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个子女,罗宾是他最小的儿子。孩子从小喜欢写诗,大仙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罗宾十一岁,“大仙”把孩子带往山区。白天,高山丛林,目不暇接,孩子“总担心,别把那儿的美景遗漏了”,晚上,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父亲给儿子讲天文学。罗宾十四岁时发表叙事诗《野花》,长达1600行,便是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

1878年,罗宾赴英国学法律,兴致索然,改入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兼攻西方音乐。1880年,奉父命中途辍学回家。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喜欢,觉得收获不大。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学思潮,浸润于印度文学、艺术的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罗宾主要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中自学成才的。

1891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祖传田产,常乘木筏在河上游弋,与佃户有些接触,从而触发了改造农村,“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乃在1901年于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1921年发展成为“国际大学”)。

二十世纪初,参加反英的人民运动,以诗歌抨击殖民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也反对妥协,逐渐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便退隐了。1913



年,以他自己译成英文的诗歌《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15年结识甘地。1919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重新面对现实,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他几次出国,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美、西欧和苏联,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1941年10月,他写下《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民族独立。同年8月17日,泰翁溘然长逝。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用孟加拉文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个短篇小说,二十多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总体看来,他首先是个诗人。他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乃是由于他自己一篇又一篇地译成英文的诗集《吉檀迦利》。

英迪拉·黛维是泰戈尔的侄女,他很喜欢她。他给她的信里,说的都是老实话。“我懂英语,千真万确。说一点儿也不懂,那是言过其实。我老实对你透露,我能够用英语写些文章。”^①有位翻译家翻译了自己的书,寄到国外,给退回来了,他不服气:“为什么?倘若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的语言能够通畅无阻,为什么我的语言就失灵?”泰戈尔在他给黛维的信中评论道:这位翻译家“犯了一个大错误,误以为一切都依赖于语言。的确,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用英语为荣的情况;但不管出自何种原因,我用何种方式认识世界,我所感受到的则是我内心真正的东西。由于它的激励,我努力表达那个真实。所以,我尽管欺骗学校老师,但我从未欺骗自己的生活,从未欺骗那个真实;不管我对英语语法犯了多大的罪,但我没有做过辱没文学的事。我清楚地看到,尽管与我国受过英语教育的人相比,我相形见绌,然而偏偏我能在英语文学中获得了地位。为此,宽恕我,并且以真诚态度接受这个事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痛苦的”。

泰戈尔在《散文诗和自由体诗》里说:“我一时兴起,把《吉檀迦

① 本文所引泰戈尔跟黛维说的话均见倪培耕、陆宗荣等所译《泰戈尔论文学》附录。



利》译成了英文。我的译文得到了当时著名的英国文学家们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文学的一个贡献。《吉檀迦利》的英译本受到了赞扬,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觉得赞扬言过其实了。我是个外国人,在译文中韵押得不对,格律也不齐。但总算他们感受到了我诗中的激情。应当承认,他们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诗并未因为用散文形式译出而有所失色。假若我是用诗的形式译出的话,那么可能会令人感到不足和不可取。”^①

泰戈尔自己译自己的诗,实际上是梅开二度。泰戈尔曾在写给英迪拉·黛维的信里说过一句话:“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唤醒了心中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可见,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泰戈尔五十岁时,曾去心爱的帕德玛河畔的什拉依德赫休养,第一次在那里翻译了几首《吉檀迦利》中的诗,后来身体康复,重新上船去伦敦,又有儿子和儿媳陪同,大海风平浪静,他有充裕的时间翻译《吉檀迦利》。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我本来打算,在茫茫的大海上感到烦恼时,我可安适地坐在甲板上,不时地翻译一首半首诗。情况就是如此。写满了一个本子,就换一本。”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抵达伦敦,举目无亲,便直奔曾结识他的叔叔、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的画家威廉·罗森斯坦爵士处。

既然投奔了来,罗森斯坦当然接待。罗宾便把陆续译在小本子上的《吉檀迦利》原稿交给了爵士。爵士读了那些诗:“感到这是一种新类型的诗。”他把诗歌给爱德鲁·布莱德雷看,布莱德雷很欣赏:“看来一位伟大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罗森斯坦又通知了叶芝。“起初,他没有回答。”但罗森斯坦再写信给他时,叶芝让他把原稿寄去。读了诗,“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他赶到伦敦,对诗稿“提出了一星半丁的修改意见,但基本上仍然保持了原样。”10月1日,在伦敦印度学会出版的、印了不过七百五十册的《吉檀迦利》第一版《序言》中,叶芝正式表示了态,他写道:

① 见倪培耕、陆宗荣等译《泰戈尔论文学》140—141页。



“这些诗歌的译稿，我带在身边好几天，我在火车里读它，在公共汽车或餐馆里读它，我时常不得不把原稿合上，免得陌生人看到我是多么被它所感动。这些抒情诗——据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孟加拉文的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传下来，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把学者和贵人的思想，重新带给群众。如果孟加拉文化是毫不间断地保存下来，如果那普通的心灵——像人们揣度的那样——流贯众生，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分裂成十多个彼此毫无了解的心灵。那么，泰戈尔的这些诗歌中的哪怕是最微妙之处，几代以后，也会流传到乞丐那儿。……”

“人们时时刻刻都明白，泰戈尔是那么丰富多采，那么自然流露，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出人意表，因为他是在作着他自己从不感到奇怪、不自然或需要辩护的事。”

“然而，一代代过去，旅人们仍将在大路上吟咏这些诗篇，划船的人们仍将在河上吟咏这些诗篇。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这位诗人的心，时时刻刻向这些人涌去，毫无自贬身价、折节下交之意，因为他的心深知他们会懂得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境况也已经充满了他的心。……”^①

以下就是叶芝具体点明诗篇中对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以及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情绪的形象，乃至神的形象……，这里就不再引述了。倒想引用一段泰戈尔自己的话，他说：

“在印度，我们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性的，因为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属于我们的寺庙，也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所有恋爱与慈爱的人性关系中，都感觉到他与我們亲近，而在我们

^① 见我自己译的叶芝写的序，该序收入本书。



的喜庆活动中,他又成了我们尊严的主宾。在开花与结果的季节,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在秋天累累果实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披风的边缘,而且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在我们所崇拜的一切实在的对象中,我们崇拜着他。在举凡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地方,我们爱着他。在善良的女人身上,我们感觉到他。在真诚的男人身上,我们认出了他。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再生。那永生的孩子啊。所以,宗教歌是我们的情歌,而我们的家事,诸如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归去和离去,都在我们的文学中编成戏剧,这种戏剧也与神性密切相关。”^①这一段话,明白晓畅,既适宜于解读诗集《吉檀迦利》的各种艺术形象,也适用于我们对《采果集》、《飞鸟集》、《情人的礼物》、《渡》诸诗集中一系列关于神和神性的艺术形象的解读。泰戈尔有些诗是朦胧的;用泰戈尔解释泰戈尔,有时倒是明白晓畅,简朴自然的。

在《吉檀迦利》出版之前,泰戈尔会见了不少英国的名人,这里只说大诗人 E. 庞德。他在 7 月间参加过一次诗人和文学家的聚会,听叶芝朗诵泰戈尔的抒情诗。庞德在事后评述道:“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思虑这个问题。……

“他具有自然的宁谧。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越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往常的脾性。他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没有任何矛盾。这一切与西方的时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我们若要取得‘巨大的戏剧效果’,那末人必须表现为竭力要驾驭大自然。这一切与古希腊对人的描写及众神的嬉戏也形成对比。在古希腊,人与神皆受命运的摆布……

“总之,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漩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

① 引自倪培根、刘建等译的《泰戈尔论文学》。



“如果说这些诗有什么瑕疵——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①

我以为 E. 庞德以其独特敏感，感到了“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它来自大自然，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东方的深邃宁静的精神，或者说是“恬静”，借泰戈尔的诗篇，“压倒”了西方的文学家；只是过分的神化，尚不能为庞德所充分理解、领会。泰戈尔生前好友吉尔伯特·默里在他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的“前言”里，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我认为泰戈尔之所以能在西方轰动一时，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根本原因或恐在此。由于泰戈尔的出现，东西方的想象开始互相理解了。老朋友吉尔伯特·默里确是说到点子上了。

因为西方欢迎他的诗，欢迎他那种“再体验和再创造”的散文诗英译稿，泰戈尔便在得到诺贝尔奖金之后，陆陆续续地从他创作的孟加拉文诗歌中，把他自己最喜欢最欣赏的挑选出来，推荐给西方乃至全世界的读者。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印行的，我共发现九种，在印度出版的由克·克拉巴拉尼编选的《集外集》，也基本上是泰戈尔生前早已发表过的，译成英文的稿子，这十种英译本，可说是诗人陆续编辑的“自选集”，我逐字逐句据以翻译的便是这十种英译本，其中有些还是当年最初的版本。

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郑西谛老师在热烈地介绍俄国文学的同时，经熟悉印度文学、宗教的许地山先生推荐，也译过《飞鸟集》、《新月集》；另一位前辈是冰心先生，她不仅译过泰戈尔，而且在自己写的小诗里，还有着明显的泰戈尔的影响。我少年时读过前辈冰心先生的创作和西谛师所译的泰戈尔的诗篇，直接间接受到一些熏陶。后来读到一些泰翁诗歌的英译，爱不释手，1956 年译了一本《园丁集》。近十五年来，垂垂老矣，因为喜欢泰翁的抒情诗，在退休前后，想借诗人的名篇磨练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于是把泰翁

① 原作刊《双周评论》1918 年 3 月号，此处引文转引自倪培耕译《泰戈尔传》。



的《自选集》陆续都译了出来。又经资深编辑祝庆英同志生前拨冗仔细校订后,终于出版了十卷合成一册的《心笛神韵》,我由衷感谢认真负责的校订者和出版社。

这一回,教育部推荐《泰戈尔诗选》,我是高兴的,也觉得责任重大。我所选的诗篇,完全采用了经过琢磨、校订过的《心笛神韵》的最新译文,所选的篇目保持了原有的特色(例如叶芝给初版《吉檀迦利》写的序,以及《断想钩沉》的某些短章),诗篇则在已有定论的名篇之外,还调换一些我现在认为质量更好的。

这里将诗歌的内容以及表现的形式分开来说一说。

先说《吉檀迦利》和《采果集》。《吉檀迦利》用了叶芝当年为它所写的“序”,全书共103篇,选46篇;《采果集》共86篇,选35篇。《吉檀迦利》已经说得够多了,且说《采果集》,诚如华宇清教授所说,它堪称是《吉檀迦利》的续篇,因为在思想内容上有其联系和发展之处。我找到的是1916年版的、两者的合集本,正好证明华教授的眼光正确,我就无需再多说什么了。要加一句的是,我还在《采果集》中特别选了一些反封建的颇有深意的故事诗。《园丁集》集中了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爱情诗,有些还是纯情的、欲说还休的情诗;除诗人短序外全书共85篇,选35篇。《情人的礼物》创作时间较晚,写得更精练,基本上也还是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爱情诗,然而,第一首写的却是莫卧儿皇帝为死去的泰姬筑陵以资纪念,“给不成形体的死亡,戴上永不凋谢的‘花冠’”,第六十首写的是:被派去引诱苦修士的“女人”,其内心的女神苏醒了。《情人的礼物》共60篇,选27篇。跟《情人的礼物》合成一集的是《渡》,虽也写人间的爱,但大多数是人对神的爱,探索生与死的问题,从此岸渡往彼岸,全书共78篇,选26篇。

我的老师郑西谛先生七十年前就把《新月集》介绍给中国了,他认为“泰戈尔之写这些诗,却决非为儿童所作”。他指出《新月集》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选到这个选本里的诗篇,基本上就是遵从郑先生的观点选的。在泰戈尔的心目中,儿童并不意味着仅仅儿童而已。泰戈尔歌咏儿童,有时也还是歌咏神(梵、无限)及其呼唤。《新月集》里有些歌咏儿童的诗,在颂神诗集



《吉檀迦利》里,已经收进去,《新月集》就不收了。《新月集》全书共40篇,选23篇。

《遐想集》,我找到的是麦克米伦公司1921年的初版本,分上、中、下三卷。泰戈尔在这书里驰想高远,天上与地下,有限与无限,人与神,生与死,得与失,无不时时触及。它比55年版的《泰戈尔诗歌戏剧集》中的《遐想集》多了28篇,这28篇中,有9个短剧,相当精彩。此外还有泰戈尔译成英语的毗湿奴派诗歌波尔之歌,印地语歌。这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泰戈尔自己的诗歌创作既有类似之处,又各自保持它自己的特色。虽然限于篇幅,这个选本里只选用了泰戈尔自己创作的诗歌34篇,倒还想有所点明:全书94篇,有心人可以由此探索泰戈尔在思想感想和艺术手法上,从传统的民间的诗歌艺术中吸取营养,消化后又有所发展和创造的轨迹。——如果读者读读《心笛神韵》中的《遐想集》全译本就可见一斑了。

《集外集》里有不少政治抒情诗,时间跨度又相当大,泰戈尔逐渐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反帝、反殖民、反法西斯的情绪日益强烈,老而弥坚。我们既可以看到泰戈尔政治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又可以领略泰戈尔诗歌的风格演变,正如前辈季羨林先生所指出的,由“光风霁月”渐变而为“金刚怒目”。这是这个集子最大的特色,因此我选的“金刚怒目”的诗篇比重很大。泰戈尔诗丰富多采,在其他诗篇里,我们还可以听到诗人对阿赫里耶的歌咏:“你年轻如鲜花,又古老如山岳。”还可以领略到诗人对大自然的深情和深切感受;也接触到诗人的生死观和生命哲学,其中有些是朦胧的。本文除序诗外,共四卷130篇,选52篇。

《断想钩沉》共103篇短章,1921年版。泰翁对神与人,生与死,无常与永恒,人与世界,精神与肉体,大我与小我,收获与舍弃,各种和谐协调的关系,爱与真、善、美的关系等等都作过沉思默想,都经过反复的哲学思考,收获硕果累累,随时记了下来,写得极美,也极朦胧,这里选用27篇,相信对于理解泰翁的有关诗歌,是少有些帮助的。

如果说《断想钩沉》是用散文记录下来的逻辑思维的果实,那么



《飞鸟集》和《流萤集》可说是泰戈尔随手记下的、对人生和艺术的种种思考,其表现形式则有点像日本的俳句,也有点像我国触物起兴的绝句,归根结蒂是泰戈尔独创的、具有耐人寻味的东方风味的短小诗体。《飞鸟集》全书 325 首小诗,我选了 62 首。《流萤集》全书共 257 首小诗,我选了 60 首。

本书译者序里说到的一些知识和情况,只是我以一个译者的身份,就平时接触和理解的,提供一些资料,但愿多少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泰戈尔其人和其诗,多少能激起读者的想象而不是束缚他们的想象。近年来我们这里也曾流行过作品的“赏析”和“解读”。泰戈尔可不喜欢“嚼饭哺人”式的“赏析”,倒愿意读者直接领会和品味诗篇。他说:“在文学艺术里,比喻是我们情绪熏陶的象征,它激起我们的想象,可并不拘留我们的想象。”“雪莱在他的云雀诗里倾泻出的形象,我们对之评价甚高,因为它不过是对我们的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作些启发罢了……,因为这诗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流动有致,在于它的虚怀若谷,默默地承认它没有用最终定局的词儿把诗意说尽。”(见《断想钩沉》第八〇节)泰戈尔自己的诗篇,也都是并不把诗意说尽的,他用比喻熏陶读者,用形象启发读者,从而让读者再创造,驰骋他们的想象,从而取得“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尊重和遵从泰戈尔的意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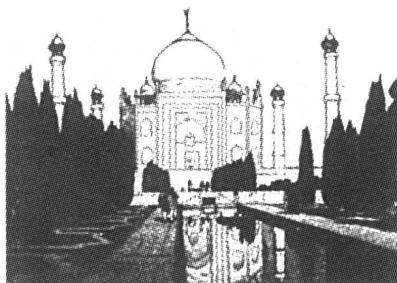
吴 岩

2000 年 10 月 20 日

目 录

译者序	1
《吉檀迦利》(序,共 103 篇,选 46 篇)	1
《采果集》(共 86 篇,选 35 篇)	29
《园丁集》(序,共 85 篇,选 35 篇)	51
《情人的礼物》(共 60 篇,选 27 篇)	77
《渡》(共 78 篇,选 26 篇)	91
《新月集》(共 40 篇,选 23 篇)	103
《遐想集》(共三卷 94 篇,选 34 篇)	123
《集外集》(序诗,共四卷 130 篇,选 52 篇)	157
《断想钩沉》(共短章 103 篇,选 27 篇)	219
《飞鸟集》(共小诗 325 首,选 62 首)	235
《流萤集》(序,共小诗 257 首,选 60 首)	247

吉檀迦利





序

几天以前,我同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然而,如果有个德国诗人的英语译本感动了我,我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找些用英语写的、讲述这个诗人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发展的书。尽管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使我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然而,若不是印度的旅行者告诉我,我对于泰戈尔的生平,以及使这种作品可能产生的思想运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孟加拉医学博士看来,我之受到感动,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说道:“我天天都读罗宾德拉那特,读一行他的诗就可以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我说:“一个生在理查二世王朝、住在伦敦的英国人,如果他见得到彼特拉克或但丁的英语译本,却找不到解答他的问题的书籍,他倒可以询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伦巴第的商人,就像我问你一样。就我所知,泰戈尔的诗歌是那么丰富多采而又那么单纯,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的国家里诞生,可惜今后除了道听途说,我却无从了解了。”他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然而无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我们称之为罗宾德拉那特时代。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一个诗人在欧洲像泰戈尔在印度那样著名。他在音乐方面和在诗歌方面同样了不起;他创作的歌,从印度的西部一直流传到缅甸讲孟加拉语的任何地方。他十九岁写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就已经出名了;稍为长大一点时写的戏剧,现在依旧在加尔各答上演。我十分钦佩他一生十全十美;他年纪很轻时写了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他会整天坐在花园里;从二十五岁左右到三十五岁光景,他心中怀着极大的哀伤,写下了我们的语言中最美丽的爱情诗。”孟加拉



医学博士接着又深情地说道：“我十七岁时对泰戈尔爱情诗的感谢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此后他的艺术愈来愈深刻，变得富有宗教和哲学意味了；人类的一切向往憧憬，都是他歌咏的题材。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我也许对他那字斟句酌的话记忆得不太确切，但我并没有改变他的原意。“一会儿以前，泰戈尔在我们的一个教堂里诵经礼拜——我们用你们英语中的‘教堂’两字称呼我们梵天的庙宇——这是加尔各答最大的庙宇，不仅庙里挤满了人，人甚至站到了窗台上，而且街道都因为人山人海而几乎水泄不通了。”

别的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泰戈尔这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真是奇哉怪也；我们这儿，把伟大和渺小的事物，都隐藏在同一块面纱之下，都隐藏在明显的玩笑和半认真的贬损的背后。我们在建筑大教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伟大人物，我们可怀着同样的尊敬？“每天早晨三点钟——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有个印度人对我说，“泰戈尔一动不动地静坐默想，就神性沉思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醒了过来。他的父亲摩诃·里希^①，有时候竟静坐上整整一天；有一次，航行在一条河上，他因为景色美丽而陷入了沉思默想，划船的人等候了八个钟头才得以继续航行。”接着，他便给我讲泰戈尔先生的家族，讲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出了伟人。他说：“现在就有哥贡能德拉那和阿巴宁德拉那，他们都是艺术家；而德威津德拉那是罗宾德拉那特的哥哥，他可是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下来，爬到他的膝上，而小鸟栖息在他的手里。”我注意到这些印度人的思想里自有一种对肉眼看得见的美和意义的感受力，仿佛他们都信奉尼采的学说，即，我们千万别相信道德美或理智美，这两者是迟早都不会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上铭刻下印记的。我说：“在东方，你们懂得怎样使一个家族保持声誉。前些日子，一个博物馆馆长指给我看一个正在整理中文本书的黑皮肤小个儿，说道：‘那一位是米卡杜家世代相传的鉴赏家，他们是家族中担任这个职位的第十四代了。’”他回答

^① 摩诃·里希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